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

三十九至
四十一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陳覲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九 宋 阮閱 撰

神仙門

高尚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慾殺身以財利殺子孫
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
發此言也 復齋漫錄

熙寧中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叅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
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緗見鏡中迪問其故

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脩証勿淪苦海
既去廸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
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
雖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叅軍脫去青衫
作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
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
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復齋漫錄

周貫自言膠東人嘗號木鴈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

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
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
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
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為
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
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
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
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

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歛埋於地云張生還家其弟
迎門曰周翁凌辰見遇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
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二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
之死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誦其文險絕而有條理
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亂斷布衣
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
夜話嘗記之然互有不同

復齋漫錄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

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
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
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推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
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
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
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
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
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人見

烟熖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東坡

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于方升發迹遊名山數見
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
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塋之舉棺惟衣履存
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
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
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
郡城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

題詩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
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梳浸
星宮咒水間艸暗碧潭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
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鷺翎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
蔡家兄弟寄書還筇枝挺柱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
斑新隱漸聞侵月窟舊林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
青鹿紅杏枝低挂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
驢頑手踈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秘不慳寶錄匣垂

金縷帶絳囊條鐫玉連環常尋靈穴通三楚擬過流
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扳靜張
碁局鋪還打默考仙經銷又刪牀並葛鞋寒兔伏窻
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櫟
花氣熏心香馥馥澗聲聆耳响潺潺高墳自掩浮生
骨短晷難雕不死顏早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
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
出師道本傳山谷

唐未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
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
與之進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
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
然人未之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
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
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
左右二青童立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

生乃歎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
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
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
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牒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
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
乃啟戶光庭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高道傳

唐清遠道士同沈恭予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
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

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為神仙也
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
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
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
愛其數句云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
光彩交陵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於乎借使非
神仙一才鬼也

許彥周詩話

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非洞

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謂之孫仕德宗朝今云
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
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
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
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
既可笑亦可歎已

復齋漫錄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

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又立盡梧桐
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語云耆卿作傾盃秋景
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
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
語怪誕無可攷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予瞻少好畫
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
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

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

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
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予瞻許諾歸視其
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
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煨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
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
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
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
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予瞻悔曰

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為之陳姑應曰諾未
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收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
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
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
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瘡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
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文事禪師文
之所至輒為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
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以聽禪師善密為聽言其方

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
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
者與前事相類其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
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
也此真可為貪者之戒

龍川略志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
回道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
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

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員於古
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
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
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卮螺杯次
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
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如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
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

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
曰祇恐基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
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改
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噉之挿於遠
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
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術烏足道
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
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

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予階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

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
於菴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贈東
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
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凡三十六年已而告別東
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
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
秋之吉東老微疾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
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

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階又適在京師干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
言無有不驗

陸元光回仙錄

吾迺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時吾得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

時嘗遊兩浙江汴譙郡嘗着白襴角帶右眼下有痣
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
乃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
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
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携手接武終不成道苕溪漁
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
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七返還
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

鉛鼎先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尤關
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當時自飲刀圭又
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
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脩尤太遲蓬
萊路遠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

宋 阮 閱 撰

神仙門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
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
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
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欄干曲紅颺綉簾旌
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

鐵板間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
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
罷得數錢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出夷堅志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
人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
脫世網而不得邪

東坡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
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

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任念而方平已知
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
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
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
窮歡喜不禁閑人背痒何

隱居詩話

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挂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
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
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

角小范者即與十金喫碗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
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
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相召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
市橋客聞車騎甚盛起觀之跛子脫其衣便且飲作
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
市橋飲且免人閒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
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人還來
興間看洛陽花間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

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餐困寢
觸處為家這一輪明月奉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
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拂談笑有丹砂余政
和春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
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坑裏看青山
予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槩叅政之孫云我十許時
見劉跛子來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許
嘗書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

邸中人無識之者

冷齋夜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社翁遇
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
而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間却一

溪雲

西清詩話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
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
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

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
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
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東坡

近有人遊羅浮留一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
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
嘯數聲響振林中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
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西清詩話

張廩熙寧中夢行人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

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琿琅珮者數百人捐賣出紙請
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
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賣
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
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
絕未免近凡酌酒一盃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

寤

同上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

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作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無異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

東坡

太學體遠齋饒州一士人過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士人請假歸齋假簿中

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
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待不休

今是堂手錄

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
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
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飫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
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担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

兩甕乃二口豈洞賓耶

西清詩話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書其家東老庵
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
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
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籙道士辰興際
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
書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

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間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
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藍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
蟬富貴欲熏天黃糧吹未熟夢驚殘是非海底直道
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湓浦廬山往三
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
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俚語
竄語睥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

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
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蹤跡之知其為呂洞賓也苕
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山壁上草書一
詞人亦為呂仙作其果然耶詞曰蜚梁欹水虹影清
光曉橘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
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
幾番到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琳宇洞天
無鎖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東

坡

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以藥
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否一二百為酒資書生
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
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偃書生言不幸遇此疾無如
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
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
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

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盖常有神仙之遇焉

文昌

雜錄

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
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予知金丹訣邪道
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
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
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
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其厚內丹成則不能死也

然隱居人間久或托尸假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所能易也惟外成然後可以點尾礫化皮骨飛行無碍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

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
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
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
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
疑也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
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畧志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一 宋 阮 閱 撰

歌詠門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
花蕊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
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
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拆去之甚可惜也謹令
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

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
人偽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
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
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
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
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
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
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闕濕羅衣厨船進食簇時新侍

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先索膾隔花催喚打漁人
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有近世好
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
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
斜挿銀篦慢裹頭間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
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嵯邊亭子號流盃沉檀刻作神
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王平甫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匝

及且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細索雜記

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壁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許彥周

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綉

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
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繾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
迴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絃愁
是斷弦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本其
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
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
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
集所載迴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遊所作亦非也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
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
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
辭句脫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
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
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
許得唐程士南效此並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

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
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
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然耳今因冠
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所行
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
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採自從其舊而並錄於其首
云

東觀餘論

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

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
若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
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
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
記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
頭貴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
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為重荅溪漁隱曰王白寮有
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

墮羊碑淚宦遊如寄且伴仙翁醉說與鰲人莫解江
皐珮將歸思暈紅縈翠袖織回文字初察用事以其
漢上故然於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侍兒小名錄

南齊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
舞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羊家靜婉腰後人除却家
字只使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
義山云鶯有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
也

許彥周詩話

古今詩人詠嬪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學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

隣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收陳元璟春園聽妓
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云舞袖
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咏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
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闌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
愛舞衣以歌對舞者有以歌扇對舞者亦每雖相
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艷曲
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復齋漫錄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

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於是遂以巨石填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太平廣記

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以穹廬加於閼氏名閼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爰閼氏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

也西河紀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
焉支山使我嬪人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
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嬪人粧時
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
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
長似俟河清則誤讀氏字為姓氏之氏矣

藝苑雌黃

古今辭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
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

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荅溪漁隱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髮負薪女炙面謹勿輕離
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
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癥痕乃知炙面之事樂天
已先道之也

復齋漫錄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昭君字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
二女至范蔚宗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

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
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蔚宗不言呼
韓願堦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
皆與之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
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
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誅毛延
壽琴操之按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
看門戶穰以其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

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顧
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攷正自信史書
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
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
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
昭號明妃云

韓子蒼昭君圖叙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二至六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_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_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二 宋 阮閱撰

鬼神門

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能昏夜於鼓腔中與人
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憲守陳方製小辭一闋脩
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有月明
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

生化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湖水團團夜如鏡
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

定亦婉約可愛

許彥周詩話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
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
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同上

雪齋廣錄載司馬標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

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
記流年度燕子却啣春色去黃昏幾度蕭蕭雨蟬鬢
犀梳雲欲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
處淒涼明月生秋圃

若溪漁隱

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
剽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復齋漫錄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
徑赴水曰有嬪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
休余讀張君房胜說進士謝朓寓居寶應晚至縣橋
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陂也可見訪舟中懷
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
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
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
飲着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數字更
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胜說在真廟時

不應東坡少游之妄也

復齋漫錄

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
具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
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
陽因就求之荅曰它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
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故書必毀而
燔之盖可信也

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素有鬼物

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羣婢相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階拜之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羣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忽不見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見聞錄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

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
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
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汝
陽王璵明皇愛之乃隨遊幸璵常戴研綃帽子打曲
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
不落墜上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復齋漫錄

陳甲為成都守李西美珍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
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

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應門窺觀有女子
十餘皆少艾有容色而衣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
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
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盍賦詩乎
即口占曰晚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捲雨月侵廊陰房把
酒不成飲識者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荅之曰舊時
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
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

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
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趾
所見之鬼妾云西美病遂不起

夷堅志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
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
點雪花亂委撲瀉沙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
叢裏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
所題筆勢妍媚欹斜類女子而有眼淚不曾晴之句

不然則是鬼詩也是夕有女子絕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謂所親曰此必

吳城小龍女也

冷齋夜話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一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侯鯖錄

張確嘗游雪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攜手吟咏一篇云
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
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
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

樹萱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駟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
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
刻不見

樹萱錄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

君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王直方詩話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
記虔州上落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
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
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豈
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也

漫史詩話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嶺宮前白髮人
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

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
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
再摘看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
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
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畱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
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
與魯直壽朋天會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所作
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

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
但云莞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

東坡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
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娥眉空
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片弩芽纖鳥雙飛客還
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海棠花

洪駒父詩話

李真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
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

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隋家宮殿鎖
清秋曾見嬋娟颺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
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按盡綉鴛鴦如今重
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今古詩話中載此詩只
有一首不及此詳脩故盡錄之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三 宋 阮 閱 撰

釋氏門

坡贈辯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為遠公優時辯才退居未
嘗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如使北山人
求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
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
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

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

此

君溪詩話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東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碍釋氏所謂具眼也

同上

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高道請陞座端以手

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笑千古
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
秋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
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
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
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
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
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佳曰如何是

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相子厚請陞座使余秀
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蹴不托七軸之蓮經
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掄
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
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下座

僧寶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清貴不肯換
金章汀草畔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

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
寂其語不應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
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
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弃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
落髮用此事也

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潜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
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
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故佳但異

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
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此豈

足憑哉

茗溪漁隱

師住天臺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
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甚
麼處去師曰流水可隨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
去請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
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

住山乃令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師得箇甚麼便住
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
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曰任汝非
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又云大
衆梅子熟也菖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云
寺閒岑寂知何許想到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
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傳燈錄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作可刺爾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志是大脩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鷄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襪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王梵志

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陽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句

錢於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欣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答惟云去又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往育王開堂僧掘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曰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默然衆皆驚愕一日忽於市相羊持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

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跌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三山老人

語錄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遊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荅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

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

活誰知措大叅禪

東臬雜錄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
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尺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
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以用
法藏碎金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
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

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
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
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
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
不能及

許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已
且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
味

山谷王梵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
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
解垂闕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
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
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
相引歸寺可乎既夢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
畫異僧形像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
之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以旱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叅厚之云仙驥籊雲穿伏下佛花吹雨布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

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

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石林詩話

魯直使予對句云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看花魯直
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

夜話

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
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也哉其
詩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

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
堂處處禪牀折我自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
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
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跡但其才性競爽見於言
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苔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
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
急細流翻乃知魚浪痕圓之句出於此也

復齋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

松真方外語也

詩說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
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
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
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
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味清馥可愛

茗溪

漁隱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四 宋 阮 閱 撰

釋氏門

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
淒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
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
曾看天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
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

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
茗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
惠洪身為衲子詞公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邪

冷齋夜話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嵒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適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隕淚余

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
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其詩眼者已刻版書肆每
以為恨

韓子蒼

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岩攔鷗風掛龍對攔鷗皆方
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
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雪

浪齋日記云

余至瓊州劉家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云遣急足來

覓長短句欲問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
為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
授吏書之曰密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
猶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歎息為遮闌也
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烟焰始覺從前被眼瞞
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
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畫戟叢中清香凝宴
寢落日清寒落花信愁似海洗光明錦後夜歸舟雲

濤喧醉枕

冷齋夜話

東坡長短句村南村北響縑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
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高齋夜話

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州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

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
罷畧而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
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
海內然性褊憎兒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
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蕪浮花懶
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
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

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
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
聞機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
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

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
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
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
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

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冷齋夜話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窻風枯
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

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

雪浪齋日記

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
員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
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

浦見嬭人錦襦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
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嬭人姓王氏吾當為子
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
浴兒時願公臨我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
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望視之兒
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
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問澤公健否荅曰

李公真信士又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
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
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員澤萬洪波畔帶秋深即
此事也

甘澤謠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
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
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
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

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挽送陸修靜過虎
溪冒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山谷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
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者問此如何住持殊云凡
聖同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雪竇頌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潭堪笑
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傳燈錄

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

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
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
靜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
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
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冷齋夜話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候解便作
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像蓋不可

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不足尚齊已
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
雪入春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
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
有寺何處不為花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
禪室寧憚路途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
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

堦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
陰繁不碍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
飛來啼破幽絕處荆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
晚年亦與之游甚多酌唱

冷齋夜話

東吳僧惠詮徃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
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來掩片月隨
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清蘿去東坡一見而和其後
曰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

屢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冷齋

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
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平等接人元得書
徑來東坡迎笑問之曰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
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

禪牀東坡拊掌稱善

僧寶傳

王荊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贇元禪師游從如兄

第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荅公益叩之曰公般若有鄮
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
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早又
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
名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比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
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為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
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
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

來城府住山林諸法修然但一音不與物為真道廣
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
尋歲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人以為實錄
僧實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
揩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起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
愛境以妄為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雪竇

語錄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五 宋 阮 閱 撰

釋氏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
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
數語又豈以招聘為喜乎獨坐詩寄身千載下聊遊
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
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

賴此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
聞者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西清詩話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摩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
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
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
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容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
蓋第一達摩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

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
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時趣觀其吾學空門不
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
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
遣病詩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
留何所縈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
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持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吊元
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同上

許渾送栖元弃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
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
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弃官入道云水深魚
避鈎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
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

也

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地寬庶將鏡
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
寺詩云更聞東林磬九竅本非一興中尋覺花寂爾
諸像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
超然者矣

同上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
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

則於理尚有礙矣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
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
遊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
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
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
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
東林揔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

單於柸不能屈也

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
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時飯羹
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
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
教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
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同上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酌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

勞師忽歎關吾方仁義急君且雲水閑酬惟吾師云
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謂收斂加冠巾是
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
坐一人云叅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
往問之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
人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
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又康公得之於陳去非
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

永叔之子棐久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此也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歎眉藍輿急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著矣

俱丹陽集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心
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
寘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自且
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鳴寶集莫雜大乘
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櫃云身是鄧伯
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公付女留與外甥傳於是後名
亦大孜孜矣

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

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綾單具僧俗創見遂奉以
歸慈感寺之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
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
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
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從異類藏身何
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知鷺嶺存此話
須逢老摩詰員通無碍本元門曾公衮云不知一壳
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

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
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

今藏慈感寺

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
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
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
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挿腦高頰觀
者也參元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

觀也敕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
宗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二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
國大師澄觀荅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
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
詣豈若前二澄觀有金植福筭沙窮海者之比哉又
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
嚴二字又有無名禪法詞之言似即會稽澄觀然續
云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
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現於記傳有放
鰓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元緣之
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余居泛金
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丘誦
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
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為書云漁師竟日漁
水族作斤賣小捐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鯢鯨未易羅

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拉朱鮪兼小大霜鱸尚貫針
土負或粘塊輪囷積文螺郭索走蒼蠅濕珠相响濡
自分煮姜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
放溜舞澎湃跌坐延黑衣號佛指青瀨經翻流水篇
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圍圍看子邁驚疑或依蒲
喜濯或生喝快若鷹辭鞫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
恐是餘不派願汝藉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爾耳

香餌莫渠愛

並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六 宋 阮 閱 撰

釋氏門

常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
詩云楞嚴十卷幾廻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
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醺之
時不忘於佛事至今達者譏之

葛常之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
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
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牆吹
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
醫得花多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譙門畫角催殘照又
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鬟澆啼粧
半樹水村春漲雪壓低枝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
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小溪風物類斜川余
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
溪倚春漲攢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
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
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刺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
事小舟閑個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直
曰觀君詩說烟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切

實前身非篤師沙戶種類邪有詩其畧云五年六十
子方半槁項項螺忘歲年脫却衲衣著蓑笠來伴澹
翁刺釣船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
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
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
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
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

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
喜吾二人死而更生何如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
不足盡般兒女寄蓬窻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
家九江名節適真如醉白生涯領畧似襄龐向來萬
事都休理且聽樓鐘宴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
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
已覺境無滯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
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

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
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
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偏作疾快心
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
謂勝柔曰公痴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
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

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嚴經入
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

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
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
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
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
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
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
忽生春萬瓦祭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

夜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鑒十三年而達摩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摠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

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証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苔溪

漁隱

陳體常荅黃晃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獨霧尚披衣翻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尋師未

肯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列者稀即
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
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過無心到處盡逢
伊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克在韶
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
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
謁茆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嚴竹今
猶無恙韶人局鎖之以為過客遊觀北還至永州淡

山岩有狢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之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居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狢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茗溪漁隱

余讀劉興朝悟道經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遂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

行持則暫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
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
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証道
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
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
是千聖出來已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
英靈漢終是迷人喚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
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抬頭

高著眼徑寸不容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交
渠腸欲斷又詩云今士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
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
動地離弦金簇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差

是此翁

岩溪漁隱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六